

情欲抗体

Qingyukangti

双人鱼 著



情感心灵天后级作家 双人鱼最有冲击力的作品



女性生命欲望的小说

揭示性别文化的内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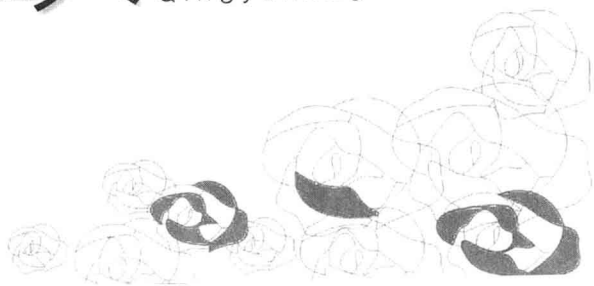
在所有的仇恨面前，爱是唯一的救赎

不是真情，不是禁欲，这里藏着女性最隐密的私情，还有童年一个欲说还休的故事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情欲抗体

Qingyukangti



双人鱼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情欲抗体 / 双人鱼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3. 8
(紫水晶情感书系)
ISBN 978-7-5360-6769-1

I. ①情… II. ①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3019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余红梅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：张帆

书 名	情欲抗体 QING YU KANG T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9.75 1插页
字 数	267,000字
版 次	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4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当我们走向对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预见了结局，没有结局。



第 一 章	第 二 章	第 三 章	第 四 章
蔷 薇 雨	蔷 薇 计	蔷 薇 影	蔷 薇 劫
..... 1 55 163 237

第一章

蔷薇雨

她和他在彼此的生命里也只会出现一次，一旦真正离开，就再也不会回来。





1 机场的雨中回忆

雨淅淅沥沥下着，天空是一种令人沮丧的青灰色，雨点打在地上，溅起细碎的水花。

苓城国际机场穆然伫立雨中，看着那些飞机起飞和降落，与迎来送去的悲欢离合纠缠着。

一架从斯德哥尔摩来的飞机冲破雨雾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滑过长长的滑道，终于停了下来，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，停止了前行的步伐。

乘客一个个从机舱里走了出去，渐渐，机舱变得空荡。只有一个靠着舷窗的位置还坐着一个女子。她的脸朝着窗外，绸缎般乌黑亮泽的长发披在脑后，与黑色的衣衫浑然一体。她静静地坐着，没有像别的乘客那样急于走出机舱，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之中。

空姐等候了一阵子，见女子仍然没有起身的迹象。这个年轻的空姐刚交了一个男朋友，小伙子正在机场等着她。他们分别一个星期了，对于热恋中的人来说，这仿佛一个世纪，她恨不得立即见到他。她终于等不了了，走到这位女子跟前，面带微笑，用甜美的声音对她说道：“女士，您好！飞机已经降落苓城国际机场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”

女子转过脸来，空姐看到一张精致的鹅蛋脸，素面，肌肤如雪一般晶莹剔透。一双大眼睛波光潋滟，眼神迷离，如烟似雾，散发出一丝魅惑气息，令人看了一眼，想再多看一眼。

空姐暗自说了句“真是妖孽”。她们一群姐妹称美得太过分的女孩子为妖孽。

女子梦游似的看了眼空姐，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随即站起身来。

她叫乔诺，名字是父亲取的，一诺千金，也是他向母亲许下的诺言，他爱她到地老天荒。

地没老，天未荒，他却有了新欢。

什么叫一诺千金？

母亲把她的姓还给了父亲，她于是跟了母亲的姓，母亲要切断她和父亲的一切关联。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，她从斯德哥尔摩回来，或多或少有他的因素，当然也不全是为了他。

他们的父女情分早就尽了。

乔诺下了飞机，环顾四周，恍若隔世。但是，穿过雨雾，当年离开时的情景又清晰如昨。也是在这里，也是一个雨天，她只身坐上了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。这中间仿佛什么都没变，只是隔了10年。

10年，多么漫长。

10年够一个婴儿从摇篮坐起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。

10年够一对情侣享受最美的时光把彼此当成一生一世。

但乔诺的这十年够她苍老如冬夜月光下冰凉的湖水，尽管她的外貌如此美丽娇艳。

10年后她又回到了出发的地点，人生是不断的轮回。

这10年发生了太多事情。

国际出港口，乔诺远远便看见周其峰伟岸的身影，米色的风衣衬得他玉树临风，浑身散发出一种不动声色的威严气息。他是个英俊的男人，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边框眼镜，脸上隐约有风刀霜剑的痕迹，但一眼猜不出他的年龄，从35岁到45岁，

皆有可能。世上没有比周其峰更英俊的男人，乔诺 10 岁时就这样认定了。她是个固执的人，一旦认定的事就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即使过去 10 年了，周其峰在她眼中仍然英俊，一点也没有变。

她 10 岁那年，父亲伍顺海把她和母亲赶出蔷薇山庄，周其峰站在风里，向她伸出双手，抱住了她。她从伍顺海的怀里转到了周其峰的怀里，但周其峰没有成为她的继父，虽然他离了婚，母亲不肯嫁给他。

对乔诺而言，周其峰比伍顺海更像父亲。当年她出国留学的各种手续都是周其峰办理的，伍顺海不过给了她一张支票，把她打发得远远的，只求她不再来打扰他和那个女人的生活。另外，这些年乔诺与国内唯一的联系也只有周其峰，除此谁也不知道她在地球另一端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不过两人的联系并不密切，仅仅是周其峰每年去斯德哥尔摩陪乔诺过圣诞节，半年一个电话，或者一封 E-mail。她答应过他，无论如何都不中断他们之间的联系，这也是他答应为她办理出国的条件。

乔诺是个散漫惯了的人，她的世界里没什么条件可讲，但她同意了周其峰的条件。或许是因为喜欢他，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她安全感的男人。她从来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，她的世界里没有周其峰了，会是什么样子。她习惯了有这么个人。

当时，周其峰问乔诺想去哪个国家，她拿着世界地图随手一点，点中了瑞典。周其峰说瑞典冬季很长，气候寒冷，乔诺说正好把她的心冰冻起来。周其峰于是送她去斯德哥尔摩。

后来，乔诺在书上看到一个名词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又被称为人质情结症，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。这个名词来源于 1973 年一起银行人质事件，两名歹徒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，但四人并不痛恨歹徒，拒绝在法院指控他们，其中一个女职员还爱上了一个歹徒。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拍了部影片《捆着我，绑着我》，就演绎了一段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爱情。一名精神病患者爱上了一名漂亮的色情演员，为得到她的爱情，他绑架了她。他说，我绑架你是为了

让你有机会了解我，因为我敢肯定你会爱上我，正如我已爱上了你。最后，她真的爱上了他……

乔诺当时在地图上指着斯德哥尔摩时，觉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她毫不相干。当她回到苓城，用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捆住陆宇，令他爱上她时，她才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她有关。

捆住陆宇之前，她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汤尼。不过，她和汤尼之间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她没有捆住汤尼，她并不爱他，给了他充分的自由，是他对她一见钟情，疯狂地爱上了她，他甘愿困在她的怀抱里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这些过去了的，和即将发生的，此时在乔诺的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。

她只看到了周其峰，并朝他走了过去。

周其峰也见到了乔诺，迎了上前，拥抱了一下乔诺，打量着她，问道：“还好吗？”

乔诺说：“还好。”

周其峰笑了笑，接过乔诺手中 Louis Vuitton 的行李箱。

乔诺在经济学院上学时，在寓所看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碟片，船中的物品大多都已被腐蚀，但是有几只皮箱表面的花纹却仍然依稀可见，箱子里面的东西也保存完好。那几只箱子是 Louis Vuitton，后来乔诺一直用这个牌子的行李箱。她觉得她脑海里有些东西似乎也被这种牌子的箱子保存了，怎么都不腐烂，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，看起来仍然清晰如昨。

乔诺说道：“讨厌这种天气，斯德哥尔摩也在下雨，人都要发霉了。”

周其峰说：“雨总会停下来的。”

乔诺说：“可是等待的过程需要耐心，这是一种折磨，磨得人一点脾气也没有了。”

周其峰说：“没有折磨，人不会长大。”

乔诺说：“我都老了，和你一样老了。”

周其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们先上车吧，我送你去酒店。”

乔诺随周其峰去了停车场。

车子下了机场高速，穿梭在市区。乔诺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看着窗外她生活过的城市，已找不到了点熟悉的影子。10年够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酒店是乔诺在斯德哥尔摩的贴身秘书苏姗安排的，苏姗是汤尼生前的贴身秘书，汤尼去世后，苏姗就跟着乔诺了。苏姗通过网络办好了手续，担保了费用，乔诺到达后只需在前台 check in。酒店位于苓城的商业中心，宏伟高大的建筑，正面有一组弧形的廊柱，镶嵌着白色的大理石，气派非凡。廊柱呈半圆形状，环抱着一个喷水池，巨大的水柱喷泻而下，高达20多米，喷射出一层一层的水帘，发出哗哗的水声。

她不知道苏姗是否故意，酒店竟然与哈蒂姆大厦如此相似。哈蒂姆是汤尼的事业王国。

周其峰停好车，穿着制服的门童跑过来迎接，躬身为乔诺打开车门。乔诺下车后，他麻利地从车后备箱帮她取出行李箱。

乔诺的房间位于28层，是一间豪华套房，欧式风格，极尽奢华典雅。

服务生在门口给乔诺放好行李箱，接过小费，说了声谢谢走了。

乔诺站在宽敞的落地窗旁，苓城的景色尽收眼底。近处现代建筑鳞次栉比，远处湖光山影如同水墨图。苓城依山傍水，景色宜人，是座优美的旅游城市。

周其峰站在乔诺身边，看着窗外，说道：“你走了这些年，苓城发展很快，变化也很大，很多地方你可能都不认识了。明天我抽不出时间，我安排人过来陪你转转，熟悉熟悉……”

他是M大历史系的系主任，工作繁忙。

乔诺说：“不用了，把他的地址给我吧。”

周其峰于是从风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乔诺，像是早有准备的。

乔诺接过一看，碧云街6号院2栋5单元502室。

乔诺看完把纸条随手放在茶几上，对周其峰说道：“你先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这几天你也不要过来，我想一个人休息休息，回头我再给你电话。”

周其峰看着乔诺，她脸上有些倦容，可能是时差反应，于是说道：“那好吧。”

周其峰从包里拿出一个新手机和一个信封，放到桌子上，说道：“给你准备了一个手机，办的苓城本地的号码，有什么事情方便点。另外给你准备了一些零花钱，你休息好了，有空了再去银行兑换一些人民币出来。”

乔诺拿起手机，已经充好了电。她拨打了周其峰的手机，周其峰的手机立即发出一阵震动声，他掏出手机递给她，说道：“这是你的号码。”

乔诺看了眼屏幕上的数字，尾数是1024，是她的生日。她的星座是天蝎，如果早一天，她就是天秤。她想如果她是天秤，她的性格或许不会如此极端激烈，但她就是晚了一天，命中注定是只蝎子，带着有毒刺的尾巴。

乔诺嘴角浮出一丝笑意，挂了电话，又随手拿起信封看了看，大约2万块钱的样子。

乔诺说道：“你真是超级奶爸，没有比你更好的人。”

周其峰说：“你先好好休息，自己多注意点，有事记得给我电话。”

乔诺说：“我一个人在瑞典生活了10年，你再叮嘱我，我就要笑话你老了，叫你老爷爷。”

周其峰自觉地一笑，说：“不用你笑话，我的确已经老了，好了，你先睡一觉吧，我走了。”末了，他又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，“小诺，回头见了他别太过激，毕竟他……”

乔诺脸一沉，说：“你想让我赶你走吗？”

周其峰忙说道：“那你休息吧。”

周其峰离开房间，轻轻地带上了门。

乔诺坐在沙发里，拿起茶几上的纸条凝视着。

碧云街，是什么样子的街道，10年前她没去过那条街道。

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。

可是这么凄凉？她千里万里的回来，就是为了与他告别？

2

遇见

周其峰走后，乔诺没有睡觉，泡了个澡，然后换了一件白色的风衣出门了。

一条破旧的巷子，路面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，踩下去溅起许多泥水。巷子两旁是一些高高低低的房子，破败不堪的墙壁上画着白色的“拆”字，如同刽子手的屠刀。

乔诺没有撑伞，细雨打湿了长发，泥水把皮鞋也弄得面目全非，但她对此毫不在意。

这里如此熟悉，却又那样陌生。眼前这栋楼房，乔诺离开时，里面还住着几户人家，现在却是空荡荡的了，破旧的木质窗子在风雨里晃来晃去，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。院门口黑色的铁门，漆已剥落，锈迹斑斑，印证着岁月的沧桑。

乔诺盯着那扇黑色的大铁门，那些痛苦和记忆，从门里蹦出来，朝她张牙舞爪地扑过来。

狭小拥挤的房间里，有一对母女，没完没了的打骂，歇斯底里的哭喊。那些日子里，雨似乎从来没有停过，从早晨下到晚上，从春天下到冬天，空气里永远散发着一股腐烂发霉的味道。

母女俩差点都死在这里，结果母亲死了，女儿救活了。女儿脱胎换骨，成了另一个人……

乔诺脑海里浮现 10 年前的那一幕，仿佛身陷一个无底的深渊，阴冷冰凉，她打了个冷颤。

这些年似乎没有过，时光仍然停留在那里，清晰如昨，她又闻到了那股腐烂发霉的味道，而且越来越浓，一点一点向她逼近，钻进她的鼻子里，堵住她的呼吸，使她喘不过气来。

“阿姨，您找谁呀？”一个稚嫩的声音打断乔诺的思绪。

是个 10 岁左右的小女孩，穿着粉色衣衫，撑着粉色的雨伞，伞下是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，天真可爱，如同安琪儿。是从前的她。

她找谁？她找谁？！

她答不上来。

她要找的，已经不在，这些年的风雨把它们都吹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一阵强烈的痛楚突然袭上心头，她转身，仓皇而逃。

嗤——一阵紧急刹车声。

她摔倒在地，被一辆车子撞了。

车上下来一个男人，忙上前扶起乔诺，连声问道：“你要紧吗，有没有伤着哪儿？”

乔诺看着把她从记忆里拉出来的男人，30 多岁的样子，英气逼人，一双深邃的眼睛散发着一股摄人心魄的气息。

她愣了一下，世上竟然还有和周其峰一样英俊的男人？

“要不要上医院看看？”

男人的声音把乔诺的思绪拉了回来，她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可是一推开他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她无法站立，膝盖疼得厉害，好像有什么被撕裂了似的。她一看浅灰色的裤子，膝盖处有些暗红，无疑是血。

男人也见到那块红色了，忙又扶住她说：“好像膝盖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”

乔诺本来还想拒绝，可是腿疼得厉害，只得被他扶着上了他黑色的凯雷德 Hybrid。

车里很整洁，乔诺的衣服和鞋子沾满了泥水，一上来便把座位和脚垫都弄脏了。

乔诺说道：“弄脏你的车了。”她不知道准确地说是他的车撞了她，还是她撞上了车子。

男人说：“不要紧的，人比车重要。”

他说着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拿出手机打电话：

——姚大夫，你在医院吗，我这儿有个朋友被车撞了。

——伤着腿了，膝盖。

——我一会就到，你先准备一下。

——嗯，谢谢了。

他打完电话，看了乔诺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先忍一忍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乔诺说：“没事。”

不一会儿，他把车开到了一栋白色的建筑前，四周绿树葱茏，花木扶疏，十分幽静。不像一般的医院那样人来人往的，乔诺一看就明白这是所私人医院。

男人的车子刚停好，就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和一个推着轮椅的护士过来了。

男人下车向中年男子说了句：“姚大夫，麻烦你了。”

姚大夫说：“不麻烦。看看你的朋友怎么样了。”

男人于是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，小心翼翼地把乔诺扶下来。姚大夫立即把轮椅推过来，男人帮着姚大夫把乔诺轻轻扶到轮椅上。

姚大夫亲自推着乔诺进了楼，一边温和地对乔诺说道：“一会我给你做下检查，看看是什么结果，你先忍耐一会。”

乔诺说了声，“谢谢。”

乔诺的风衣和鞋子都脏了，护士给她换了一身干净的病服。乔诺没想到自己刚回苓城就成了病号，她配合护士换了衣服，又配合姚大夫做了检查。

姚大夫给她登记时，男人知道了她的姓名。

结果出来后，姚大夫举着片子在观片灯下，跟乔诺和男人说了她的伤情，主要是膝关节交叉韧带拉伤，没什么大碍，不要做剧烈运动，休养一阵子，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。

男人听了姚大夫这番话，松了口气似的。

姚大夫包扎了乔诺膝盖的伤口，给她安排了一个单独的病房输液。乔诺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男人坐一旁的沙发里拿了本杂志随手翻着。

乔诺因为疲倦，然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妈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她跟前，光着身子，背上一条鲜红的血印子，还渗着血。她吓坏了，叫妈妈，可是妈妈不回答她，突然倒在了地上。这时一群戴着面具的人跑过来，嚷嚷着乔诺杀了她妈妈，要抓她。乔诺说她没有杀妈妈，可是她手上却拿了把刀，刀口正滴着血。乔诺吃了一惊，那些人向她扑了过来，她忙扔掉刀没命地狂跑，她的鞋子跑掉了，她跑过的地方满是荆棘，留下一串血迹斑斑的脚印。她不知道跑了多久，跑了多远，最后，她跑到了一个悬崖边，前面是万丈深渊，而那些紧追不舍，挥舞着手向她一步步逼了过来。她无路可逃，绝望地叫喊着“别抓我，别抓我！……”

“没人抓你，没人抓你……”

一个声音仿佛从天边传来，乔诺睁开眼，迷迷糊糊，看到一张男人的脸，她在他怀里。

乔诺一怔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男人回道：“我是陆宇。”

乔诺猛然惊醒，意识到自己做了个噩梦。

这个噩梦，她反复做了10年，她看过无数心理医生，但是都没有用。她最后索性放弃了，不再看医生，于是这个噩梦一直纠缠着她，怎么也摆脱不掉。

以往的生活就是个噩梦。

乔诺恢复神智，清醒了过来，从陆宇的怀里挣脱出来。

陆宇于是从床头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她，说道：